

紫罗兰

校园精品文摘

那串风铃

曾经只是梦……



立言 / 主编

*There is river
called the river of
no return.*



中国轻工业出版社

紫罗兰

校园精品文摘

那串风铃

曾经只是梦……



There is river
called the river of
no return.

立言 / 主编



Once In A Life Time

在人生的旅程中，
有太多的或许，
或许曾经爱过，或许曾经错过，
然而蓦然回首之间，
依然不变的是思念的心。



目 录

那串风铃

那串风铃·····	吴艳鸿 (2)
朋 友·····	江 鸟 (4)
圈 套·····	邓红莲 (6)
父亲的三次戒酒·····	张 忠 (8)
第一次应聘·····	陈 义 (11)

我也有生命

草原随记·····	罗俊甲 (16)
生命的缘·····	佚 名 (19)
下海纪事·····	罗剑秋 (24)
我也有生命·····	夏 宏 (27)

十四岁的天平

生与死·····	曾金泉 (30)
歌 手·····	苏育平 (32)
来生缘·····	心 然 (34)
十四岁的天平·····	云 帆 (36)

雨落黄昏

代“算命打八折”者答疑·····	杨长练 (40)
雨落黄昏·····	徐渐儿 (43)
相 遇·····	张 群 (45)
我的实践经历·····	程晓帆 (47)

流泪的星星

让春天永驻·····	谭 荣 (50)
鹰的背影·····	罗俊甲 (52)
翔 子·····	张 忠 (55)
流泪的星星·····	霜 尘 (57)

夏天里的故事

夏天里的故事·····	李志娟 (62)
男孩·女孩·····	阿 馨 (65)
回忆书架·····	李学攀 (67)
默念前程·····	成自来 (69)

如果美丽是种忧伤

苦瓜滋味·····	张 彬 (72)
青春无悔·····	陈光梅 (75)
人生没有失败·····	窦建东 (78)
如果美丽是种忧伤·····	郭俊峰 (80)

那年我上中专一年级·····	黄广波 (83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常忆起那份情

有幸品尝了一只苍蝇·····	郭 燕 (86)
女孩十大定律·····	谭炫珂 (90)
常忆起那份情·····	宋一中 (92)
是朋友，我们就打一架·····	李振峰 (94)

生命随感

生命随感 ·····	许存泳 (98)
一个差生的故事 ·····	王刘伟 (100)
小寝室的最高领导 ·····	徐向前 (102)
敲响每一幢大楼的门 ·····	杉 杉 (105)

春日的感动

春日的感动 ·····	艾 子 (108)
玩纸牌的方式 ·····	杨如雪 (111)
校 花 ·····	李 云 (113)
足球不是个好东西 ·····	何婷婷 (116)
中专打工仔 ·····	弓 士 (118)

珍爱阳光

珍爱阳光 ·····	叶子凡 (122)
夕 阳 ·····	陈敦奎 (125)

卖薯米	阿 文 (127)
探密的女孩	钟 晶 (129)

地板下传来的第五封回信

爱在初夏	佟 玲 (132)
想你的时候	心 然 (135)
致鲁迅书	艾 井 (137)
地板下传来的第五封回信	王 力 (141)
回首校园	黄春艳 (144)

心 弦

第一次面试	曾升星 (148)
心 弦	蒋圣艳 (151)
浪人心迹	陈问文 (153)
且歌且行	柳旭日 (155)

十六岁的花季

挫 折	鞠春艳 (158)
阿 九	邹方杰 (160)
涅槃	叶 子 (162)
十六岁的花季	梁 杰 (165)

感激人生

寻 觅	杨开燕 (168)
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艾 草	罗 吉 (170)
感激人生	石珍光 (172)
“情书”风波	欧阳桂花 (174)

春情琐忆

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	徐进春 (178)
村庄吻我的村庄	袁伟军 (180)
我当实习编辑	颜克俭 (183)
Love Story	石 灰 (185)

花儿永不凋谢

“风流”班长	王灿辉 (190)
砾石与刀	张石桥 (192)
花儿永不凋谢	孙锦凤 (194)
女儿国中的男孩	向 莹 (196)

童年的沙枣树

一朝一夕总关情	江 南 (200)
童年的沙枣树	杨 敏 (202)
丧失中必有所得	周生祥 (206)
那天，我一个人来上学	万福美 (209)

杨梅妹妹

伯母·枣树	曾水莲 (212)
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门 外	江 迅 (216)
我班有个假小子	赵曙光 (218)
杨梅妹妹	文 虹 (222)

飞翔的路上含泪的风景

善待生活	银向峰 (226)
飞翔的路上含泪的风景	潘理宏 (228)
爱是一种心境	祝 勇 (232)
童年的架子车	葛科珍 (235)

很想有间小屋

有种感觉叫心动	任康元 (238)
渴 望	龙启信 (240)
男生寝室	吴祖德 (242)
很想有间小屋	孙丽华 (244)
感谢那段送盒饭的日子	贾建军 (246)

那
串
风
铃

那一天黄昏，我带着所有流浪者特有的沧桑路过那个风情十足的小镇街头，一串悦耳的铃声牵住了我的脚步，仿佛从极遥远的前世响透我的心隅。

那串风铃

○吴艳鸿

一串紫罗兰风铃，在我眼前欢快的跳跃着，在耳边悦耳地脆响着。

那是梦境。

当我捕捉那梦中的一切，一切都似在雾霭之中，它飘浮如一缕飞烟，如一抹远山的轻岚。

醒来，满屋月影，还有一颗浸满凄凉的心。风铃，我的风铃，你飘系何方？

喜欢风铃，始于那个充满古香古色的小镇。那一天黄昏，我带着所有流浪者特有的沧桑路过那个风情十足的小镇街头，一串悦耳的铃声牵住了我的脚步，仿佛从极遥远的前世响透我的心隅。回过头来，一抹紫罗兰映入我的眼帘，正在那古典气息浓重的小店门口迎风摇曳，那样飘逸，那样超凡脱俗。这不

正是我找寻的么？我的眼中只有那抹紫罗兰，耳边只有那一串悦耳的铃声，痴痴凝视，意忘了身在何方？直到那个满脸堆笑的店主问我是否要买东西时，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。手足无措的我搜着所有的袋子，急急地问风铃的价钱。掏尽所有的袋子才发现自己的钱还够不着买半个风铃。漂泊了那么久，就只剩下这一点回家的盘缠，何舍何从？望着那串风铃，一向不善言辞的我竟向店主开口问这风铃可不可留着，等我回家后再来买，并强调了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一件东西如这串风铃，还说了一大堆我以前想都没想过的话。店主很爽快地答应了我，还说 he 看得出我是真喜欢这串风铃，他从来没看到过一个女孩子用如此痴迷的眼神看一样东西，他说一定一定给我留着。

我相信了他的一定一定。回家后风尘仆仆又赶回小镇。我攥着手里的钱，犹如握着一个梦。抑住心里头的狂喜来到小店，店主出来了，依然满脸堆笑，却没带出那抹紫罗兰。我急急地问：“风铃呢？”店主不急不缓地道：“你来晚了，昨天有人出两倍价把它买走了。”

天地一下子暗淡了下来，望了一眼那个仍然满脸微笑的店主，想说什么，终于还是说不出什么，转过身来，才发觉泪水已流湿了我的衣襟。几天来的劳累奔波算不了什么，可我无法忍受梦的破碎，那个风铃击碎了我的梦呀！

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那样飘逸的风铃，也再也没有如喜欢那串风铃般喜欢过一件东西。

耳边总有悦耳的铃声，眼前总有一抹紫罗兰，但那只是在梦中……

朋友对每个人来说概念都是不同的，但到你成长的日记中，一定能找得出来，那就是你被他感动，并且随时愿意帮助他的那个人。

朋 友

○江 鸟

把一大叠同学的照片带回家，正看着，旁边五岁的小表妹惊奇地大叫：“表姐，你有这么多朋友啊！”我刮着她的鼻子逗她：“人小鬼大，你知道朋友是什么？”“这还不容易，就是和你愉快地玩儿的人呗！”小表妹摆着一幅大人模样，我看着她稚气的小脸，心里一动，暗问自己：真是这样的吗？

记得小时候听妈妈讲过这样一个故事：有一个人，他有两个很要好的朋友，一个在他愉快时陪他高兴地玩儿，一个在他痛苦时陪他直掉泪……妈妈最后问我，哪个才是他最好的朋友？小小的我当然回答不出这样的问题。记得妈妈那时曾说了一句这样的话：朋友对每个人来说概念都是不同的，但到你成长的日记中，一定能找得出来，那就是你被他感动，并且随时愿意帮助他的那个人。当时，我虽不太明白，但仍似懂非懂的

点着头。

我长大了，目睹了许多红尘俗世中人们上演的一幕幕友谊悲喜剧：有人被朋友出卖得家破人亡，有人为朋友甘愿两肋插刀。我也明白了“患难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”的至理名言，但我总觉得对朋友二字的理解很模糊。

朋友是什么？

记得那一次去姨妈家，一下车便落起了大雨，我横着心往前跑，突然头顶上多了一把小花伞，一个年龄相仿的陌生女孩对我展开了甜甜的笑脸，我的心里很温暖。虽然只有那么一次共伞之缘，但我以后时常想起她，我总想，她应该是个朋友。那时才突然悟到：朋友，并不只是每天形影不离，在你烦恼时逗你开心，快乐时陪你分享，你哭时陪你哭的那个人。或许，萍水相逢也成了朋友。

曾记得有一个朋友对我讲了一个怪理论，说“朋”即月月相交，朋友即是月月有来往的友人。我不否认这种说法。反有点感动其中的平淡。现代人的生活中，似乎一定要轰轰烈烈地去为朋友仗义才算是真正的朋友。其实，平淡的友谊有如小溪般清澈绵长。让人清爽而又随意。在路上相碰欢快地招呼说声“嗨”，偶尔也去串串门，这样的朋友觉得很稳定。

对于朋友，我最欣赏三毛的那句话：朋友随缘，如柳絮随风。

人生就是“圈”“套”，想要把握住人生，就在于是否能用你的“圈”套住你的青春“套”住你的生命。

圈 套

○邓红莲

人生就是“圈”“套”，想要把握住人生，就在于是否能用你的“圈”套住你的青春“套”住你的生命。

人生是什么？

十几年来，我从未对这个问题深究过，是没在意？是不情愿？或许是我根本不敢去想罢！

——曾经，在街上看两个人玩抛圈套物的游戏。其中一个很幸运地套上了几大件物品，于是拥奖兴致而归；而另一个人，一连抛出了十几个圈，最终却一无所获，只好悻悻而去！——那时那地我忽然有了一种悲抑，因为这游戏很容易让我想到一样相似的东西——年轮！至今十几个年轮从我手中抛出，我又套住了些什么？

其实，抛之前，我又何尝不想套上一两样东西，我又何尝

没有对那些奖品的渴求。然而我的手，却最终会在慵懒贪睡中，在花哨空想中，在迷茫困顿中变得随意起来，一个圈、两个圈、三个圈……于是，那些本该属于我的和可以属于我的东西都与我失之交臂了！不同的是，游戏中的失败者输的是现金，而我输的却是青春，甚至生命！

慨叹！这可怕的慨叹！然而慨叹又能挽回什么？那慨叹的丝线足以织成一幅可悲的图腾！而我，却依然两手空空……

一位诗人曾把人生比作一段拥有鲜花、拥有绿树、但也不乏冰雪覆盖的台阶，他说，走稳了每一级台阶，也就升华了人生。而我要说，人生更像一场游戏——抛圈套物的游戏！把握好了每一次抛圈，也就把握住了人生！

朋友啊，请珍惜手中的“圈”吧，人生几何，“圈”又几多，不要等到立秋时，才又发出落叶般的叹息！



父亲在讲台上走过了24个年头，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，可一想起他的三次戒酒，敬重之情便油然而生。

父亲的三次戒酒

○张 忠

听爷爷说父亲是在杯光酒影中长大的。父亲小时，爷爷常用筷子蘸酒让父亲喝，直到小脸通红为止。大了，父亲便视酒如命。当时父亲在村里小学当民办教师，母亲务农，家里日子过得紧巴。在那清苦的年代，喝一盅酒是父亲唯一的“享受”。父亲常喝老窖、二锅头等“经济”类型烈性酒，但1989年，大哥考上了大学，六千块钱的学费剥夺了父亲的唯一“享受”。本来我们兄弟三人上学，家里已十分拮据，一下子拿这么多钱，母亲心里很不情愿。父亲是喝过墨水的人，懂得知识的重要，就想法子让大哥去读大学。为这事，父母亲没少争论。直到开学前几天，父亲喝完最后一盅老窖酒后说：“我想好了，大学一定要上，赶明儿把圈里的两头猪卖了，再从他两个姑家借两千，差不多就够了，往后，我这酒不喝了，省下钱供儿子